張賓王曰諸難皆托有理之事設為辯駁以恣其縱横顛倒以見才耳利口覆邦非耶然可長人慧巧益人筆力

韓子卷之十五

難一

凡九章設難皆借古人以發己意要歸於刑名也篇内皆以或曰字起斷案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柰何舅犯對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柰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

孫月峰曰一層翻作兩層更覺濃有態辯難亦精細

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

孫月峰曰於質處見勁

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

孫月峰曰作解語似近冗長然却是肉處不然恐骨太勝

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旣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朞年甽畝正河濵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朞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朞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

難中又設難

此言以德化民者君上之權也舜不當與堯爭民

戰國時爲此說以攻擊儒者

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

此言德化不如法以勢行法易以德行化難非之本意在此

戰國之所見如此

轉

正説

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説也且舜救敗朞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者以有盡逐無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朞年舜猶不以此説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令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

豎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味君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虛不久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而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

孫月峯曰上是折語病下乃辯治理

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

蘇老泉管仲論本此

信賞必罰以度數御臣此韓非本術借管仲以發之

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葵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

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於後安有不蔡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

言赫無功不宜賞

國新破未可行法襄子之賞權也韓子之言常法也

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穴竈生鼃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爲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
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
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
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是非君人者
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或曰平
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
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
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
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

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行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行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弒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謂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

貶駁仁義戰國之亂俗也

戰國之俗不辭卑諂故其立論每如此

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爲虜干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與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

此段甚精細正當辯難無遺漏可誦

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郄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郄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

范定宇曰辯論之文無如此者

孫月峰曰但即意翻出絕無襯語而宛轉有勢味態不窮最快勁

雄辯

救之乎郄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郄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而勸之以殉勸之以殉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郄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郄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郄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郄且後至也夫郄子曰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是何言分謗也昔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

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且望郄子之得之也今郄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故曰郄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郄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郄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

言以君之勢行於國中何憂賤貧何患不親

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或曰令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國無君。不可以爲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之下徵令者。不辟尊

貴不就卑賤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
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
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
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樛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樛留
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楚兩用昭景而亡鄢
郢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則國必
憂矣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
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

王也。湣王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誠有術。兩用不爲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鄗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

凡七章皆借古人以伸己之說也然其辯難攻擊之力則惟以法術為先仁義為後而元氣幾乎索矣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

出左氏然左傳深矣

是刻薄之言韓生之本術也晏子為近正矣

此亦法家之說

刑。晏子對曰。踊貴而屨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或曰。晏子之貴踊。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不止。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爲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

孫月峰曰亦是重句法但中著四字而態更出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囷倉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倉囷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爲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宿義之恥於君子矣（轉）且夫發囷倉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

言賑貧赦罪功過不明民無勸懲此法家之說也

貶駁聖人

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爲非此亂之本也安可以雪耻哉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或曰仲尼以文王爲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

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

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虞而虞亡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虞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而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

孫月峰曰似亂非亂絕錬淨而有鋒

不然矣。昔者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爲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刀，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爲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爲霸，以爲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刀爲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咎犯極諫，故使得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

孫月峰曰四語分四節辯之各以原語突起而請去略無痕跡為妙手

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為虜干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

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
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
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
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
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
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
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爲
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
也夫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讐

趙定宇曰文字精與辯論不窮

故以貶駁桓公譏切世主

借管仲以伸己意譏切時

背死君而事其讐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爲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亦以明矣然爲湯武

孫月峰曰後出新意所得無逃避

君

與田常未可知也爲湯武有桀紂之危爲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説不度於義謂之窕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貨君子不聽窕言不受窕貨子姑免矣或

孫月峰曰整而錯綜最見鍛鍊之妙

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
窕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則辯非說者
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
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
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
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爲窕貨也未可逺行也李子之
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禍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
多者穰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
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温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

趙定宇曰文字變化不可控揣

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為也先結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窕貨者無術之

言也。

趙簡子圍衛之郛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冑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士無弊者。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卽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來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

親冒矢石督戰以鼓士氣行法以一衆心二者皆不可少

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簡子未可以速去楯櫓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今以爲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愛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

正說

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人不北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人喜利畏罪人

趙宧宇曰奇句

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

此非子思之言

韓子卷之十六

難三

禁奸在法察奸在術凡八章皆借前事以明人主御臣不可無法術也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繝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繝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

累

荅斷

甚言纏蔽之爲害立論亦正

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

文公出亡獻子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竇不得也及文公反國

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竇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惟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今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袪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

孫月峰曰三節皆次詆之

不誅而自以爲有桓文之德是臣讐君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爲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生臣不愧而後爲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晩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

折然亦有鋒

三段分應須看其波瀾

用賢人不遠游子置太子管仲三言何害今駁之不無吹毛

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爲治非其難者也夫處世不能用其有而徒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爲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弒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爲兩國此皆非晩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耄老晩置太子

此三難已在晉仲射內

其語句法長短參差因拙

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侵害已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偶君此則可謂三難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

為工

言一於行惠則功罪不明先明後仁此刑名刻核之言不足道

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爲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財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爲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咎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天下行惠以

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
而咸危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爲舜而
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民無大
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者於其所易
也爲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德君
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
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習功利於業而不受賜
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説也安取
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説以悦近來遠亦可舍

言君明則群臣各舉其賢以相進不必自選

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誣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王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爲僇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誣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功相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正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

有桀紂之侈而又能為五伯之冠言不亦過當乎

言百姓盡力利歸於上則不待節財而自富

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為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汙穢為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尅於上侈倍

以知下二字結上三段

景公非國之患也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下明則禁於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

子產之智甚善而非之論又過之

孫月峰曰佳語

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偏知物故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偏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天下爲之

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巳之胸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猶無柰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鍾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

韓康子爲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柰何也而況孟常芒卯韓魏能柰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

象寫知伯之驕什韓魏之恂洪情狀如

與戰國策小同

此說亦善

之

夫有專職無侵官此末世之事盛世不宜有故周人不設諫官鍾期雖職鼓琴何可不言

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則強與弱奚其擇焉夫不能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爲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未有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鍾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鍾期之任也此鍾期所以事昭王者也鍾期善承其任未慊昭

王也而爲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鍾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鍾期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曾史之所慢也觀人之所肅非得情也豈君上

張賓王曰法術之辯甚明

論亦正當申韓之學術固

著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必字意連上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

然

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

言衛有不臣之臣而君不知君之不明也君之不明君之失也今孫子但言臣而不及君

孫月峰曰難至三段說少窮乃與兩或曰以見荀公子之圖多態

此說不正當且不顯白

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以亡其所以失所以得君也或曰（韓）臣主之施分也（又是一意）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故非其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崏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湯身易名武身受詈而海內服趙咺走山田氏外僕

此言齊群臣皆有陽虎之心宜[illegible]群臣不必誅陽虎

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剋而犇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

此言宜有誅
陽虎[illegible]

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禍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疏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不知齊之功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亂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予弟而魯桓弑兄五

[illegible]

前後二說當以誅陽虎之說爲正

前說非後說是

伯兼幷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君明則知誅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

謂昭公既知所惡而不早誅當斷不斷是以見弒孫月峰曰排事好便不寂寞

卽位。懼其殺已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圉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懸怒則臣懼罪。輕擧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黿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擧。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

答難

君子應左氏

此轉謂高伯之罪在昭公未即位之先今既即位矣容之可也而有怒色是以見弒

足於斷制令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讐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郤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勾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即位之後宿罪而誅齊

轉

主意在此

三段各有一意甚細緻

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況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爲讐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

衛靈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

答言靈公雖退不肖而進賢恐以所愛者為賢猶為煬已也

此轉謂真知其賢則不患

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已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已。則必危矣。轉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王噲賢子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用之

其煬已也

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曰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已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已必不危矣

此篇五反一幹而枝葉扶踈縱橫變化文既奇偉事理亦盡先秦之文如此文自奇特且有感慨憤激之辭

韓子卷之十七

難勢

趙定宇曰文字奇偉詰難縱橫愈出愈奇真千古未發之秘

此言賢人必待勢而後行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跌宕之勢）故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乎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

孫月峰曰章法甚錯綜

此論甚委曲詳贍有理

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任賢者也

此言勢必待賢而後用轉下輕婉妙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

下雖然二字又佳

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螘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螘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下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也夫勢者非能必

辯難何等委曲細密不漏皆前人所未道妙妙

孫月峰曰排向態乃出

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肆行者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一行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

喻○中窍眼

一喻而本意了然

提出喻中字眼

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筴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

設喻

千約

一句結如

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勢矣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曰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吾非以堯桀爲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

兩設問佳婉

末又要歸於法度使中主

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有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

又轉

守之抱法處勢可以無亂

章法句法之勢跌宕頓挫其鼓舞之勢不可羈制妙妙

讀曰有治人無治法今欲恃法而不任人此申韓之家法也

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棄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

喻中又喻

此言有法術則中人可治不必賢也

四句意作一句讀句長字不減者因拙爲工

孫月峰曰奇俏快勁以喻

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末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

反說

應

梁肉

喻喻妙

此是一片文字

孫月峰曰奇而平縱而淨

破辯章貴法令

也

問辯

務在破學士之言而伸其刻核之說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

妙喻

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公用爲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

設喻

引喻先提綱

貴實

離羣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令陽成義渠明將也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

自解

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為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效之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

殆之行竊爲先生無取焉韓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爲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利身者貪鄙之爲也臣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定法

申不害相韓主術商君相秦主法二家之後遂為韓非也

孫月峰曰此篇大意言申商偏于法術故不能善治以申商比之衣食戰國之喜尚如此夫焉得不秦術與法不可相無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人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

申不害有術而無法故韓不治

商鞅有法而無術故秦不王

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新故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

逐敵危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城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

申不害未盡其術商君未盡其法故皆未盡善

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

設言

斬首官爵之喻

將言奸臣之事先說賞罰嚴明則奸臣退聽

劑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

此篇專論今世之權臣情狀著明心術微隱致君傾國之由說盡奸臣態度先將自古人臣賢不肖說起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當乃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

將言奸臣之事先說自古人臣賢奸不同六人亡國之臣

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執也法也者官之所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矦侈紂有崇矦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亂之以

無論古人臣
非若夫二字
須與而斷以
今世之能用
與否前後凡
五段連前五
簡若夫
十二人清介
不汙之臣

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
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
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為人
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
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狐不稽重明董不
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
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卑辱之名則不
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
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

六人輕死之臣

二人者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饑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逄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合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從之以威雖身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齊田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鄭大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

九人專國之臣

十五人聖智之臣

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侵下以謀上不難為也如此臣者雖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稷臯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衰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其為臣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為高天泰山之尊

十二人邪佞之臣

而以其身爲壑谷鬴洧之卑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鬴洧之卑如此臣者雖當昬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伯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荆芋尹申亥隨少師越種干吳王孫頟晉陽成泄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爲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衆不難爲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昬亂之君其能無

自晉蔡之外
如朱均太甲

知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爲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爲三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荊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荊吳并於越知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雖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王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啟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

正說

何嘗受誅此戰國之訛言也

不以獨斷而隨衆毀譽此奸臣所以要結左右而成

誅者皆父兄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圯類也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緤紲纆索之中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而明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能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夫無數以度其臣而以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爲人臣者破家殘賥內構黨與外接巷

說出主意來

指奸臣

其亂

文氣跌宕無中生有設事形容

借外使以譽己欲其君之信也

族以爲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爵祿以相勸也且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巳忌怒則能害巳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爲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爲諸侯之寵使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而淫說其主微挾私而公議所爲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爲談者左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之於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

先言黨與之說姦臣如此

奇說跌宕任意說去無中生有看此則文字真不難也

姦臣之黨又說

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搆黨與聚巷族偪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姦臣問）何知其然也因曰（黨與答）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

主意在此一句

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弒其君者也姦臣聞此蹷然舉耳以爲是也故内構黨與外攄巷族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内以黨與劫弒其君外以諸侯之權矯易其國隱正道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弒君取國者衆矣則難之從内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尚皆賢主也若夫轉法易位全

此言過當

何至如此豈有如此而不亡蓋欲其明於任人也

衆傳國最其病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畢弋馳騁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亾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慾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畢弋夏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筩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千年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内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

燕噲何嘗如此

察姦

五姦之目

君子噲召公奭之後也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千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内不堙汚池臺榭外不畢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故何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爲人臣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狥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

君無可疑之事則奸臣無由而窺伺

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譟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闚其臣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竝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

詭者相反也謂世主本心欲治而所為常相反也層層覆說皆憤激之辭總謂當世尊虛名賤法令破士之懷二心私學議上之法

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詭使

趙定宇曰一篇文字複說數四愈轉愈不窮皆古人所未發真天下之奇也

眉頭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

綱

令者一氣說到底文字奇怪不厭重複愈說愈有味

鋪列

以下層層疊說

之所貴常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饑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

複說

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為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慤純信，用心一者，則謂之窶。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為

第二層

又複說

複說

人而後自為類名號。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不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為治也。凡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不聽上而嚴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為

第三層

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士之孤饑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蟲爲順辭於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爲上治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伏匿附

託有威之門以避傜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善田利宅所以厲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曠野者無宅容身身死田奪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擅制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閒居之士尊顯上以此爲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危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務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之所以立廉耻者所以厲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汚泥醜辱

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賞賜所以爲重也而戰鬭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比周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窟處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誹謗法

一篇之目在此二句

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耶。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辭。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令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人情感於拂意之事則憤懣之辭不一而足言之重辭之複蓋號呼窮極以求紓其不平之氣而不暇詮次耳如韓子詭使篇不過曰賢

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兩言足矣乃至數千言而又多重複不次不如是不足以發其憤懣有故文字不在簡省往復為難次而不次為尤難次而不次惟深於文者得之